

著名作家丛书



池莉作品集

池莉不把她笔下的人物写到骨头缝里，就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常常会忽略或漠视，或不敢正视某些生活真相，但池莉把它们和盘托出，让你体会到什么叫残酷。不是池莉残酷，是生活残酷。

池莉.....

作品集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池丽作品集/池丽著. —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00.5
ISBN 7-5634-1059-7

I. 池… II. 池… III. 池丽作品集 IV. I8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689

池丽作品集

池丽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延边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092 1/32 印张 18 字数 4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634-1059-7/I·134

定价:26.80 元

目 录

小 说

- 怎么爱你也不够····· (3)
小姐你早····· (152)
来来往往····· (222)
绝代佳人····· (326)
致无尽岁月····· (342)
让梦穿越你的心····· (388)
太阳出世····· (414)

散 文

- 面对生与死····· (477)
真实的日子····· (482)
人间牵挂····· (489)
一双红拖鞋····· (495)
钱这个东西····· (499)

最怕一种人·····	(505)
浪漫之旅·····	(509)
漂亮误终身·····	(514)
愿做罌粟·····	(515)
跳动的感觉·····	(517)
想象的翅膀有多大·····	(520)
一丈之内·····	(522)
骗出醒悟·····	(526)
认识执著·····	(528)
城市里的沙漠·····	(531)
日暮时分的感伤·····	(535)
遍地奇观·····	(538)
岁月的伟大·····	(544)
拒绝深圳·····	(547)
歪悟艺术·····	(550)
小小一说·····	(553)
写作的意义·····	(556)

— 池 —
— 莉 —
— 小 —
— 说 —



怎么爱你也不够

1

我是八年前结的婚，偷偷结的婚。因为那时我还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是最后的一个学年，也是我个人意志最薄弱的时期。单身生活，我已经过够了。过得让我害怕和恶心了。

我十七岁不到的那一年高中毕业，离开家门上山下乡当知青，从此就再也没有真正地回家。在农村，我作为女单身和别的女知青居住在一起。后来读医学院，我理所当然地居住在女单宿舍。毕业之后分配到武钢卫生处，我依然居住在武钢职工医院单身宿舍。再后来我投考了武汉大学，还是居住在拥挤嘈杂的单身宿舍。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在结婚之前，一定只能与其他女孩子一同居住？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安静，我喜欢有一张自己的书桌，可以伏案写作。可是我不能。在整整十一年的光阴里，我没有自己的房间。我的许多大好时光被其他女孩子们占用了，正如其他女孩子也被我委屈了一样。有时候，我趴在自己的床前静静地读书，她们只好停止说笑，或者关掉收音机。有时候，她们的男朋友来了，也只好出去在马路边逛来逛去。在我的青春梦想里，单独拥有一个房

间是我最大最美的梦。我曾经想方设法找朋友借居房子，可是居然引出了天大的灾祸。在那个年代，周围所有的人都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陌生的邻居、我们医院的领导以及同事，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单独居住的动机非常猜疑。他们展开了跟踪。暗访、突然破门而入等手段来证实他们的猜疑。借给我房子的朋友是一个男孩，我们的关系就是一般的熟人。因为是他的房子，所以他偶尔会在下班之后来看看我。房门一旦在他身后关上，监视我的人们在外面急得抓耳挠腮。在那个时代，男女之间如果关系正常，就应该用敞开房门这种约定俗成的信号来表示他们的清白。我是在冬天借居的房子，我不能敞开大门让寒风无限地灌入，所以我要随手关门。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房门的社会功能，我是准备熬到夏天再说的。到了夏天，我会注意，只要有男性进入，我就对外界敞开房门。可是，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夏天了。人们找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单位，与他们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很快我的朋友就被领导找去谈了话，领导警告他说：“你可是要求进步的青年，正在入党的预备期当中啊！”

我是不怕人们的猜疑的。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个人的空间。我在这个空间里生活得非常惬意。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怕什么？那时候，我太幼稚了。我太不了解我们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性格了。我不了解事物的关键在于：不是你是否做了坏事，而是别人是否认为你做了坏事。别人认为你做了，你就是做了。

借给我房子的朋友受到再三的警告，另有其他的朋友遭到了更大的威胁。这样，我就不能不考虑放弃和撤退了。我不能为了自己拥有一个单独的空间而断送我几个朋友终身的前途。我无比地愤恨和激怒。但是我还是败下阵来。

我又回到了单身宿舍的生活之中。我与大家居住在一起，日复一日地在吵闹、腋臭和各种不同生活习惯的碰撞中度日。更何况还总是有一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姑娘的骚扰。在只有一张公用桌子

的狭小房间里，读书和写作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日常生活也更加难以忍受。我清楚地看着岁月在流逝，我感到我在浪费生命，我恐怖极了。

就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对集体生活和单身宿舍厌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强烈的情绪促使我寻找到了另一种途径，这就是结婚。那一年我二十八岁，写了一些诗歌和中短篇小说，在湖北范围内小有名气，外面知道我的不多。这使我很沮丧。本来我是决心先立业后成家的。可是有一天我醒悟到，如果我不正常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写作空间的话，我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将更加渺茫。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咱们道貌岸然的中国至少还没有禁止男女结婚。他们给我留下了一线生机。

我开始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这个家里只存在爱人和我两个人。我可以随心所欲，穿着很随意地在房间走来走去。可以以最轻松的态度歪在床上看书，想看多久都行。我写作的时候不必遮掩稿纸。我可以独自拥有一张阔大的写字桌，把双肘很舒展地放在书桌上。哦！我太想了，以至于恹恹成病，一回到集体宿舍就烦躁不安，食欲日益减退。吓得我的男朋友连连惊呼：你怎么啦？

记得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霉气熏人的宿舍暂时只有我一个人。我抓紧这难得的安静时刻趴在床前写作业。写着写着，只觉得脚下痒痒的。起初我没有在意。一会儿，我的腿也痒痒了起来。忽然，有什么东西以十分明确的线性方向爬进我的大腿。我悚然一惊，跳了起来，举目一看，天哪：我们宿舍满地都是密密麻麻的灰色小虫。湖北人叫它们豌豆虫。而我的双脚，基本淹没在豌豆虫里。我大叫一声，眼泪不由自主地哗哗直流。我仓惶地爬上床，发现床上也有豌豆虫。我爬上桌子，踞脚站在那儿，抽抽搭搭痛哭起来。这是什么日子啊！我从桌子跳到床上，从这张床爬到另外一张床，将自己脚不沾地地移出了房间。我跑向电话，一把抓起电话就拨通了我男朋友家的号码。

二十分钟以后，我的男朋友赶到。他将我从桌子上扛下来，一直扛着往外走，说：“好了，我们这就结婚！”

就这样，我从此便离开了单身宿舍。我们通过熟人开后门办理了结婚手续。我没有告诉学校。我没有举行婚礼。我没有光鲜漂亮的新房。我也没有什么钱。我丈夫也没有什么钱。在一幢五十年代的筒子楼里，有一间被油烟熏黄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套家具，家具的柜子和抽屉都是空荡荡的，一只陈旧的黑白电视是我们唯一的家用电器，还是我丈夫下了千百次决心才开口问他父母借的。我们这个小家最醒目的是有一张宽大的书桌，有九个抽屉。因为有了这九个抽屉的大书桌，我就觉得幸福极了。八十年代中期的婚礼已经比较豪华了，一般年轻人结婚，父母总是要为他们尽量办得风光一点，崭新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机什么的总归是要有几件的，液化煤气的户口，也是要高高挑在竹竿上展示的。我们没有任何展示，也没有什么新东西，所以开初，邻居对我们也有一点探头探脑，他们感到我们的新婚清贫得可疑，很像露水夫妻的苟合。但是，这一次我不害怕了。我们的确非常穷困，但是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婚证书。

我结婚了。我们没有蜜月。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我们搬到一起居住，星期一清早我就背着书包上学校了。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没有去仔细清理我如潮的心情里面每一片激动的浪花。是甜是苦？是满足是委屈？是骄傲是沮丧？是赢了是输了？我在自己的心潮里起伏，把秘密深藏在心里，对同学满口谎话，根本没有考虑生孩子的问题，一般说来，生儿育女是结婚的最天经地义的根据，而我却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2

武汉大学毕业之后，我来到武汉市文联的《芳草》文学月刊社做编辑。很惭愧，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一个好孩子。听人的夸奖听习

惯了，被惯出了一种坏毛病。这毛病往好里说，是有事业心；往不好的方面说，是虚荣心。我虚荣心极强，事事不甘后人，做什么事情都想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以至于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好编辑，我便很坚决地不去触碰生孩子的问题。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编辑也做得不错了，工作游刃有余了。按照人之常情来说，我应该考虑生孩子的问题了。可是不，我觉得我应该写小说了。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种叙事方式在这个时候成熟了，我欣喜地迎接这种灵感的到来。

当那么一日，在我一个人的空间里，我沐身净手，铺开稿纸，在稿纸上写下了小说的题目《烦恼人生》，这个时候，我突然放下手里的笔，奔到窗前，望着绿树蓝天，心酸而又幸福地流下了眼泪。

我热爱写作。自小就热爱。这种热爱也许有理由，也许没有理由。无论是在多么艰难的日子里，我都在不停地写着。在全国文学大萧条，没有什么作家也没有什么刊物的时候，我的写作纯粹是为了自己。一九七八年，我首次正式发表作品，那是一首长诗，发表得非常偶然。那时我在冶金医学院读书，我们班级要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我的诗歌是为了这个朗诵会应急写就的。写得非常随意。没有料到的是，后来的朗诵一举成功。全场听众掌声阵阵，当时我自豪得要命。其实那是一首非常稚嫩的诗歌，简直不值一提。但是，事隔不久，它被一本诗歌集收录进去了。一个人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在那个时代是极大的荣耀。我们班级的同学为之轰动，我为之不停地请大家吃糖果。

不久之后的一天，我们在学校义务劳动，一个漂亮女人穿过大操场朝我走了过来，她的身姿娉娉婷婷。我心中掠过一道惊喜的闪电，我预感到她是某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她找我约稿来了。

果然，这个女人站在我的面前，微笑着说：“我是某某刊物的编辑，请你为我们刊物写一点诗歌，好吗？”

我说：“好的。”

我也对她微笑了。我的微笑在暗中等待了十几年，在这一瞬间释放出来。我的心中充满了欢乐。我当然见过许多的漂亮女人，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数不清的漂亮女人被我记忆的灰尘所淹没。唯有那个女编辑，永远靓丽可人地站在我的面前。毫无疑问，她是我的世界里最漂亮的女人，她的微笑是我生平看见的最动人的微笑。

从此，我的作品开始顺利发表，一篇接着一篇，一发而不可收。但是，那是何等艰苦的写作环境啊！我没有自己的空间。我在晚上九点之前的图书馆写作。在深夜之后的蚊帐里面写作，用手电筒照亮我的稿纸。在星期天的公园里写作，自己的膝盖就是书桌。而且那时候，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还是那么封闭，写作严格地受制于各种陈旧的观念。就在我挣扎着写作，作品连连发表，还有作品获得了省里的文学奖，小说集子也进了印刷厂的时候，我终于病倒了。我大病了一场。后来又因为借居住房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天灾人祸，打击接踵。小说写作的思想方法和叙事方法也走到山穷水尽之处。我停笔了。

笔是停止了，可是心没有停止，思想没有停止，热爱没有停止。三年之后，在绿树蓝天之下，在自己宽敞的书桌上，重又提笔写作，文思泉涌。那欢欣，那仇恨，那种百感交集的感受，真是难以表达。

我仅用了几天的功夫，一口气，刷拉拉就写完了《烦恼人生》。写完之后，我一点都不怀疑它是一个好小说。当时我还不知道社会接受不接受这个小说，但是我自己喜欢它珍惜它。在一些刊物提出了破坏性的修改意见之后，我宁可不发表也不愿意修改。我固执地认为《烦恼人生》是一个好东西。我把它放在案头上，时常自己朗诵一番。

我怀着一种近乎复仇的情绪写作。日夜伏案，沉醉其中。在这些日子里，我几乎忘掉了自己已经结婚，忘掉自己结婚几年却依然小腹平坦。邻居打量我的异样目光，亲朋好友婉转的提醒，全都动

摇不了我不要孩子的决心。

不要孩子的决心，首先是出于写作的需要。我的写作已经生不逢时，所以我要趁自己还年轻追赶失去的时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微妙的心理因素使我不想生孩子。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我在妇产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留下的恐怖印象。我亲手接过生。第一次接生，看见鲜血流出来，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赶紧跑出来往脑门上涂清凉油，否则我们要晕过去了。我真是被那种疼痛和鲜血吓破了胆。曾经有很长的时间，我和一群女同学成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我们经常聚会，慷慨激昂，声讨男权社会。我们甚至指责苍天不公，为什么不让男性怀孕生子呢？既然他们那么强壮有力。

当然，还有客观条件的不许可。我们住房狭窄，经济上捉襟见肘。我们两人都要跑月票上班，披星戴月，每天累个半死。如果孩子来了怎么办？让一个娇弱的小生命一出生就遭罪吗？我实在是不忍心。我们的同时代人，一般小夫妻，结婚生孩子都是无法独立解决问题的，都必须依靠父母的力量。可是我们无法依靠谁。在没有任何力量支持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孩子简直是残害生命。总之，对于生孩子，我只有一种姿态，那就是拒绝。

3

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坚冰是从哪一刻开始融化的。

过三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在镜子里端详一个女人三十岁的模样。三十岁的女人有皱纹了，这一点我并不奇怪。我从生下来就有皱纹并且从来不曾消失过，因为我几乎没有过平坦的日子。这一天，除了我丈夫，没有人记得或者祝贺我的生日，家里很安静。我安静地与镜子里的自己对望。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如果这个女人现在生孩子的话，已经是高龄初产妇了。高龄初产妇将会遇到很多生理方面的问题，对孩子将会非常不利。

这一天，我从书本上学习来的，与高龄初产妇有关的种种疾病

像蛇一样悄悄爬进我的心里，从此怎么驱赶也赶不走它。

我开始长时间地倚靠在窗前，望着马路上的行人。我仿佛若有所思，其实心中空洞无物。黄昏的浓荫里，走过来一个孕妇，穿着漂亮的孕妇裙，慵懒而又自信地依傍她的丈夫。不一会儿，又走过来一个孕妇和他的丈夫。在我眼里，散步的人群里孕妇最是醒目。她们的脸蛋无论漂亮与否，却都拥有一种女皇般的神气。我被她们深深地吸引。后来终于忍不住对我丈夫暴露出我对孕妇的羡慕。

我丈夫说：“你用得着羡慕她们吗？”

他刮了一下我的鼻尖。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生孩子的问题上，我的任性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我一旦拥有了某个念头，便会不顾一切地要达到目的，而且会变得一点不讲道理。

我自己曾经再三考虑的结果被我自己轻率地推翻了。重重困难都被我弃之脑后。甚至连写作也被我暂时搁到一边。我为什么写作？我要事业做什么？我要名利做什么？我要江山做什么？——身为女人，却做不成孕妇生不了孩子，那岂不是白做了一场女人！

我像一个没有子嗣的皇帝一样，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我朝思暮想的就是要怀孕生子。本来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当我想要孩子却没有怀孕的时候，我对自己是否正常都产生了怀疑。我皱起了眉头，有了难言的心事。直到我自己突然醒悟，受孕是要有过程的，又不是写小说，说写就可以写的。我还是学医出身的呢，着急起来，连基本常识都不顾了。那是一九八八年初春的时节，天上下着小雨，我居住的水果湖绿树成荫，空气格外清澄明净。我从水果湖省直机关门诊走了出来，手里拿着妊娠试验的化验单，那上面盖着一个鲜红可爱的“+”字，它表示妊娠阳性，我怀孕了。我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迈步，向所有的行人微微含笑，心中柔情似水。我想那天即便是天塌下来我也会面不改色心不跳。我终于体味到了女人的一种幸福感觉。这感觉来自对于自己创造能力和孕育能

力的发现，很奇妙，觉得自己像魔术师一样有魔力。我是多么感谢我的孩子啊！是他赐给了我这种幸福之感。他在他生命刚刚萌芽的时候就为母亲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别人不可能拥有的幸福。

一九八八年夏天，怀孕八个多月。穿着自己缝制的孕妇裙，在丈夫的陪同下天天散步，以为这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

晚上，我试图把这种幸福感觉传达给我的丈夫。他却一味地傻笑。我看得出来，他万分高兴，可他无法体验那种特殊的幸福。可怜的男人！我这才明白苍天是多么公平。它虽然给了男人女人所没有的东西，却也给了女人男人所没有的东西。暗夜里，我恭顺地仰望苍天，祈求它保佑我的孩子健康成长，祈求它保佑我的孩子聪明漂亮，祈求它保佑我的孩子能够顺顺当当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漫长的等待由此开始。

我进入了另外一种人生状态。脑子里什么大事都不想，社会上发生什么轰动的事情都不觉得奇怪，整个人有一点傻乎乎的。所有的意志完全支配着眼睛向里面凝视，与肚子里面的孩子隔山隔水始终相望。

我为自己缝制了孕妇裙，裙子做得很漂亮。我享受到了丈夫细心的呵护：你别太累了！下楼梯当心啊！想吃什么东西就说啊！每当这些时候，我心里就特别滋润。女人就是好哄，明知只是一句甜话儿，可女人人生的某个阶段就是想要这种甜话。我也开始由丈夫陪着，每天在薄雾的东湖边散步。总之，在我渴望怀孕时候那些十分小女子气的向往，我大都得到了。我想我得承认的是，这些小情调小细节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乐趣，也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一个女孩子成长为一个女人的刺激素。严格地说，结婚并不能完成女人质的变化。性关系也就意味着女性身体里面破了一张粘膜而已，与口腔烫伤没有根本区别。怀孕才是女人的分水岭。一旦你怀孕了，你就不再是女孩子，而是女人了。身体曲线的变化是外表的，许多变化谁都看不出来，包括女人自己。但是，女人开始有了带着

奶香味道的柔情，也有了刻薄和坚定。有很多事情，从前她不会想到，也不会去做，现在就不同了。从前她看人漫不经心，现在她目光如炬，一眼就要判断对方的好坏。她必须爱憎分明，以便保护她的孩子，她与护崽的母鸡一模一样。

所以，初孕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我马上就开始面对种种严峻而复杂的现实问题。

4

首先是我国的国策——计划生育的问题。从前以为，计划生育就是大街上的宣传画：只生一个好。到了怀孕以后，我才知道国家对育龄夫妇的要求，不仅仅是只生一个孩子，还要按国家圭定的时间来生。说是要控制人口的密度。如果说我们单位今年没有生育指标，我就不能够擅自生养孩子。偏偏我们单位管理计划生育的同志说：“还真不知道我们今年有没有指标。”

顿时我的喜悦就被吓跑了一大半。

我们的同志说：“怀孕之前你应该说一声啊。”

我的脸涨红了。想要怀孕这种事情怎么能够事先对别人公开呢？这是女人自己的秘密啊！神秘即是惊喜所在啊！

令人尴尬的是，国家政策不管个人感情。我必须去补办生育指标。经过我们单位同志们的帮助和努力，我终于拿到了一张巴掌大的发黄的纸片，上面字迹模糊，但是它代表国家管理机构，它上面盖了一枚鲜红的公章印迹。就是它决定了我腹中胎儿生死存亡的命运。我用手指触摸了一下这枚公章，眼睛就湿润了。

有了这张纸片，我和我丈夫就开始跑路。我们在武汉市管理计划生育的各个部门奔走，领取各种小本本和各种卡片，交纳各种费用。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跑了很多冤枉路，挨了办事员不少的呵斥。我大略计算了一下，连同孩子出生以后的上户口，办理独生子女证、医疗证、粮油关系等等，我们所跑的路程加起来等于地球赤道